

永远向前进的作曲家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娘子军连歌》的曲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女作曲家黄淮。她也是居住在徐汇区湖南街道的上海电影集团离休干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我想起了5年前在华东医院病房,聆听黄淮老同志讲述《娘子军连歌》创作历程的一段往事。2016年6月17日,为创排《梧桐树下的红色印迹——湖南街道老干部故事会》,我和同事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华东医院采访黄淮老同志。黄老抱病向我们讲述了她创作《娘子军连歌》的难忘故事。

已95高龄的黄老是新中国第一位进行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自1947年以来,她已为50多部电影和200多部(集)电视剧谱写了音乐。

回忆起1959年初夏从谢晋导演手中接过《红色娘子军》剧本的那一天,黄老记忆犹新:“1959年的那天,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上班,谢晋导演在厂门口把《红色娘子军》剧本交给我,问我能不能创作一首歌?我看了剧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为了能让这首歌有海南味儿、革命味儿,黄老四次踏上海南岛。第一次是摄制组成立前先行前往的。在海南,黄老观看了琼剧《红色娘子军》,那优美而委婉、高亢而带着点悲凉的旋律,深深地迷住了黄老。

第二次去海南岛是摄制组成立后去选外景。黄老说:“在海口,我们请了一位老红军当向导。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娘子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一路走过去。离开城市,走进了原始森林,也

走进了琼崖女兵的故事里。当时,我们是‘芭蕉当被,地当床’,到处都是蚂蝗。这个条件真叫艰苦。”黄老顿了顿说:“但是这样的机会我是决不会放弃的。因此,再多的困难我也要去克服。”“到了五指山,我向几位娘子军队员要她们的‘连歌’,可是她们想来想去竟想不出有这么一首歌。最后我只得向谢晋导演摊牌,只能由我自己来写了。当时剧组对写这样一首‘连歌’还是有不少争议的,有人建议直接用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算了。”黄老露出了坚毅

的表情:“当时我对歌曲的脉络已经逐渐清晰:这首‘连歌’是进行曲,但不是一般的进行曲,而是海南风味的进行曲,是妇女的进行曲,是底层受压迫要反抗的妇女的进行曲。靠着当时的一股冲劲,我一气呵成写出了《娘子军连歌》的初稿。当我写出一段初稿并唱给大家听后,大家就没什么反对声音了。”

1961年影片《红色娘子军》公映,《娘子军连歌》问世至今,这首满载爱国情怀的连歌,在岁月的长河中从不会被遮掩;无论时间怎么打磨,新事物如何层出不穷,经典的光芒一刻都不曾黯淡。



南湖红船海上来

七月,抓一把夏的思念种植在云海
七月,让怀想在最美的季节采摘
曾经,一艘红船从石库门起航
十三先贤随着清澈波涛把意志承载
曾经,他们的影子在吹拂的暖风中摇曳
一同去寻觅南湖中的荷花是否盛开

红船里的心跳静听流水的表白
不安逸的心灵在静静地等待
马列主义的风帆已指明了航向
此时的舵手正需要拿出真风采
一手握镰刀、一手抡铁锤
沉默的祈盼中誓将三座大山劈开

革命志士在船舱里旖旎成风采
思绪像琴弦一样缭绕着民族大爱
一笺笺文字连串起一个主义与纲领
扭转乾坤的魅力绘出雄伟宏图来
月色清凉微荡着星火阑珊
那是等待明朝东方日出春暖花开
这何尝不是一首壮烈如诗的曲子
振奋的旋律敲打华夏觉醒的每一个节拍
这更是搏击浊浪者为缔造一个新世界
勇立历史潮头把稳前行航向而永不言败

呵,南湖红船载着火种从海上驶来
石库门里孕育的初心始终没有更改
红船在无数暗礁狂浪中驶过了一百年
越过地平线的桅杆见证神州大地面貌改
如今,这艘船正航行在建设小康的海洋
复兴“中国梦”的使命驶向新的时代

七月,有一种信仰历经风雨而绝不摇摆
七月,有一种精神更臻醇厚而弥新不衰
七月,有一段记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永恒
七月,有一艘红船在庆生中扬帆奋楫向未来

伟大的变革

中国追梦新时代

前言

1978年9月,我在完成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后进入大学就读,选择了俄语和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早在中学时期,我就订阅了好几年的《中国建设》,即《今日中国》杂志前身和《北京周报》这两份中文杂志。由于希望主修中文,我得进入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就读,这个系规模较小且开创较晚,但其雄厚的师资力量使得它在当时被认为是法国各高校中最好的中文系。该系当时由帕特里克·戴思奈领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随员,也曾担任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正式翻译。他对中文之精通得到了法国汉学界的一致认可。另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康斯坦丁·明斯基,他是一位白俄罗斯人,曾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任教,1966年之前他在中国生活长达35年之久。他是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懈

之源,也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位能熟练驾驭中国成语的外国人。我们的两位老师对学生的真挚热爱和高度重视,在如今的法国高校已经极其罕见,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被中国牢牢吸引了,我在学习了两年俄语之后,就放弃继续攻读俄语,完全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在某种程度上,我幸运地成为中国改革较早的关注者,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艰巨的任务面前表现出的创造力、韧性和勇气,种种对新中国的发现令我惊奇不已。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艰难浩繁的任务:那就是让一个被国内政治危机削弱的中国重新站起来,而中国此前在国际社会中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探索,尚未完全进入正确的轨道,庞大的人口压力在数十年间阻碍着中国经济腾飞,尽管这一影响并非永久的。四十年之后,我在历经新闻、外交、教育和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后,再一次有幸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一个更均衡、更公平的新国际秩序也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参与下逐步创立,且融入了相当多的中国元素。这一新秩序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引擎。1924年,法国海军军官和作家克洛德·法雷尔在远东地区进行了一次长期旅行,涉足之地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作为皮埃尔·刘易斯和维克多·谢阁兰的朋友,他曾于1905年凭借著作《文明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作为当时欧洲旅行家中学问渊博的杰出

代表,克洛德·法雷尔在1924年出版的游记中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深深热爱:中国人民完全不是处于下坡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增加而非减少,中国人的劳动能力从未减弱,中国人爱学习的好奇心始终在增长,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勤奋不懈的劲头。我们不能因中华民族被自身问题困扰多年的现状而影响我们的判断:在过去的15-30年中,在过去的4000-5000年中,中国已经历了最可怕的苦难和最严重的混乱。中国不会因为如今这么小的状况而分崩离析……中国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无法拥有的内在力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明底蕴、勤奋不息的国家,一个坚忍不拔、历经种种艰险依然屹立不倒的国家,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国家,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毋庸置疑,一切皆有可能。我坚定地期待,中国会发生最伟大、最壮观的事情。今天,从欧洲到美国,无不相当幼稚地陷入喋喋不休的言谈和讨论之中,我们彼此作对,狂妄到争吵对海洋的控制权,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乃至其他大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有一天,一个人口众多、勤奋上进且充满智慧并超越其表象的民族,会突然凌驾于我们各国……事实上,如果那个国家的迸发,是为了建设一个以勤劳工作和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在我看来,我将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